
為何美軍在阿富汗陷入困境？

沒有選擇是最好的選擇？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拜登不理會阿富汗衝下懸崖

美軍將會在九月完全撤出阿富汗，對此左中右人士都抱著悲觀的看法，英國雜誌《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以這句話作為標題：「美國在阿富汗的戰爭將會以慘敗告終」，其副題是：「阿富汗衝突的結果已經是災難性，但情況將會更壞。」《經濟學人》另一篇文章的標題是：「美國讓阿富汗瀕臨崩潰邊緣。」《華爾街日報》引述情報評核，預測阿富汗政府將會在美軍撤離之後六個月內倒台。《對話》（The Conversation）指出：「阿富汗 20 年來取得的進步將會在短時間內化為烏有。」以上的說話並不是危言聳聽，塔利班宣稱已控制阿富汗八成半土地，塔利班一面宣稱會跟政府和談，但同時又攻城掠地，塔利班於 7 月 8 日攻佔了阿富汗西部一個接壤伊朗的邊境地區，這是塔利班在一周內佔領的第三個邊境重鎮。

7 月 14 日前總統小布殊在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表示，從阿富汗撤出軍隊是錯誤的，他說：「我害怕阿富汗婦人及女童可能受到泯滅人性的傷害。」小布殊的憂慮是有根有據的，塔利班於 1996 年掌權後，馬上關閉了女子大學，婦女被迫辭去教師、醫生、護士、文職人員.....等專業，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情況下工作。塔利班又執行了嚴格的衣著守則，規定婦女必須將全身包裹，並且限制女性在城市的活動範圍。在 2012 年，巴基斯坦少女馬拉只有一個卑微的訴求，就是要女性接受教育，喪心病狂的巴基斯坦塔拉班竟然向著她的頭部開槍！

儘管阿富汗可能會衝下懸崖，拜登總統仍然不為所動，他堅定地宣告：「我們將結束美國史上最長的戰爭。美國經不起再被為因應 20 年前世局所制定的政策束縛。.....不會再派遣另一代美國人去阿富汗參戰，因為沒有合理的預期，會取得不同的結果。」

美國幫邊個，死邊個？

拜登總統又表示，美國將協助安排曾經為美國駐軍擔任翻譯、司機或其他工作的阿富汗民眾離境，從而確保其人身安全。拜登對這些阿富汗人的關心更加令人擔憂，若果拜登沒有預期塔拉班會重新掌權，那麼他又何需將曾經幫助美國的阿富汗人撤退呢？我不禁

想起了南越淪陷的一幕，1975 年 4 月 29 日至 30 日，在北越共產黨軍隊兵臨城下的時候，七千多人由直升機從西貢各地疏散，上不到美國直升機的南越人後來只有投奔怒海。

阿富汗的情況比越南更加令人難以接受，在越戰期間北越得到蘇聯和中國的援助，雖然巴基斯坦包庇塔拉班，但塔拉班只是一群烏合之眾的民兵，這情況好像是一個身高六尺五寸的巨無霸，被一個身高只有五呎的潺仔強打到落荒而逃；還有，越戰期間美國內外都有強烈的反戰運動，相對之下，美國普遍民眾都支持政府反恐。

我又聯想起當年越南、柬埔寨相繼失陷後，《明報》專欄作家王亭之在「因話提話」中嘲諷美國：「美國政府發表聲明，繼續堅定地支持盟友。但一些國家堅決拒絕美國的援助，因為美國幫邊個，死邊個！」2010 年前中央情報局官員邁克爾·朔伊爾（Michael Scheuer）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演講中也說過類似的話：「1945 年之後，美國並沒有贏過任何戰爭！」不過，王亭之和朔伊爾所說只是晦氣之言，從整體歷史來看則未必合符事實。

的而且確，二戰之後，美國有許多「幫邊個，死邊個」和戰敗的例子，例如越南、阿富汗，其他例子則包括了 1961 年協助古巴流亡人士企圖推翻卡斯特羅的「豬灣事件」，最後全部古巴反政府軍不是投降就是被殺；1982 年列根總統派出特遣部隊到黎巴嫩維持秩序，結果被真主黨以自殺式炸彈殺死了 241 名海軍陸戰隊隊員，美軍撤走之後黎巴嫩繼續戰火連天；1992 年老布殊總統派遣美軍到發生軍閥混戰的索馬里，目的是保障國際援助能夠順利到達人民手上，此次行動名為「恢復希望」，結果索馬里民兵射落了美軍黑鷹直升機，十八名美軍被殺，繼任的克林頓總統宣告撤軍。

不過，成功的例子亦有不少，例如美國與聯合國軍隊在韓戰中保住了南韓，1958 年黎巴嫩要求艾森豪總統派遣美軍制止內亂，美軍順利完成任務；1983 年列根總統下令出兵格林納達，驅逐了古巴在當地的勢力；1986 年轟炸利比亞，成功地懲戒了搞恐怖主義的利比亞強人卡達菲；1989 年老布殊總統派軍到巴拿馬，緝拿了與毒販勾結的諾里加將軍；1991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老布殊總統組成國際聯軍，打退了伊拉克軍隊；1994 年海地發生軍事政變，推翻了民選總統，克林頓總統派兵到海地，幫助原本的總統恢復職位；1998 年塞爾維亞屠殺科索沃人，1999 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部隊轟炸塞爾維亞，保障了科索沃人的安全。

筆者不厭其詳地敘述以上的歷史，目的是希望我們能夠以一事論一事，而不是執著阿富汗或者越南便以偏概全。

「持久自由行動」取得驚人成就

現在回頭說阿富汗，正如越南戰爭般，阿富汗不一定會落得今天的田地。事實上，在九一一恐怖襲擊之後，美國有強大民意去支持打擊塔拉班和蓋達組織，在戰爭初期美軍大佔上風。首先，中央情報局特工與反塔利班軍閥聯繫，由此聯盟而產生的「持久自由行動」（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取得了驚人成就。

9月下旬，一支由七人組成、代號為「大白鯊殺手」（Jawbreaker）的中央情報局小組降落在阿富汗北部，「大白鯊殺手」用數百萬美元收買了阿富汗部落領導人的支持。很快，被稱為「北方聯盟」的民兵部隊在馬扎里沙裡夫市（Mazar-e-Sharif）附近的山區與塔利班作戰。

10月9日，一支由十二人組成的綠帽子特種部隊抵達阿富汗，協助北方聯盟攻擊塔利班據點，他們為美國轟炸機提供坐標，以瞄準敵人。他們只用了三個星期就完成了任務，首都喀布爾於十一月被北方聯盟攻陷，南部的坎大哈要塞於十二月初易手。美軍的激光瞄準技術令美國戰鬥轟炸機能夠在敵方車隊上戰場時便將其摧毀，塔利班對此束手無策，兩個多月塔利班已經被推翻。

2001年12月，親美人士哈米德·卡爾扎伊當選阿富汗臨時政府領導人，隨後正式出任總統，一些看風駛慳的前塔利班領導人站出來支持卡爾扎伊或參加選舉。

此外，美國還在鄰國烏茲別克斯坦和巴基斯坦設立了支援基地，美國海軍陸戰隊進駐阿富汗南部，並在塔利班家鄉地區建立了一個空軍基地。如果美軍繼續收緊包圍網，塔拉班被全盤殲滅是指日可待的。

拉拉扯扯而導致局勢急轉直下

然而，小布時卻將兵力分散在伊拉克，國際輿論與國內民意都產生逆轉。好像越戰一樣，阿富汗戰場出現了打打停停、拉拉扯扯的局面，塔拉班得到喘息的機會，最後死灰復燃、敗部復活！用個比喻來說，這好像在瘟疫流行時沒有雷厲風行地推動注射疫苗，結果捲土重來的變種病毒比先前的更具傳染性！諷刺的是，當年解放阿富汗的軍事行動稱為「持久自由」，到底阿富汗人民的自由還可以持續多久呢？

鑑於蘇聯入侵阿富汗而失敗的教訓，小布殊不願意派遣大量美軍到阿富汗，以免阿富汗人民覺得美軍是侵略者，2002年美軍在阿富汗大約有8000人，到2005年底增加到大約20000人，那時候駐守在阿富汗的美軍人數比紐約市的警察人數（36000人）還少！

2006年2月，塔利班突襲了幾個城鎮，為了對付重新集結的塔拉班，到了2008年底，美軍在阿富汗的人數已增至三萬多人。後來奧巴馬總統繼續向阿富汗增兵，但他將目標限制在消除恐怖主義對美國本土的威脅，他的最終目標是將維護自身安全的責任移交給阿富汗政府。但2015年在昆都士省，500名塔利班戰士擊敗了3,000名阿富汗士兵和警

察，在赫爾曼德省，1800 名塔利班戰士擊敗了 4500 名阿富汗士兵和警察，很明顯，阿富汗政府軍不堪一擊，美軍所託非人。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2018 年開始與塔利班談判，試圖將美國抽離退阿富汗，可是，塔利班的襲擊急劇升級，造成一名美國士兵死亡和多人受傷，於是特朗普取消了談判，抨擊塔利班不值得信任。

很少選擇或者沒有選擇可能是最好的選擇

卡特·馬爾卡西亞（Carter Malkasian）博士是美軍聯席會議主席的戰略特別助理，一年前，馬爾卡西亞在《外交事務》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在阿富汗有一些稍縱即逝的和平機會，或者至少有機會達成一個更可持續、成本更低、暴力更少的局面，但美國領導人並沒有抓住這些機會，原因是美國在取得軍事勝利後便過度自信.....。最重要的是，華盛頓的官員長時間對如何打仗有先入為主的觀念，忽視了不符合他們成見的機會和選項.....。或許最重要的教訓是深謀遠慮：考慮各種結果，而不是專注於首選的結果。」

我同意馬爾卡西亞大部分的分析，除了最後的一段。也許，美國決策者的錯誤並不是沒有考慮不同的可能性，剛剛相反，美國領導人考慮和嘗試了不同的可能性：派遣少量軍隊、與阿富汗的軍閥和阿富汗週邊國家結盟、大量增兵、訓練當地的軍隊和警察、與塔拉班談判.....。

回顧美國在二次大戰的作戰方法，當時美軍的打法相對地單一，例如巴頓將軍採用速戰速決的打法，布拉德利將軍也採取一個簡單而有效的策略：集中優勢兵力，一次過消滅敵人。在二戰初期美國處於劣勢，雖然美國還未至於「退此一步，即無死所」，但已經接近背水一戰，珍珠港事變之後，美國太平洋艦隊受到重創，在中途島戰役幾乎同一時間，亦即是 1942 年 6 月，一支約六千人的日軍佔領了阿拉斯加兩個小島，美軍要花一年時間才可以收復失地！在中途島之戰，日本艦隊和飛機在質和量兩方面都勝過美國，美軍沒有許多選擇，只能夠硬著頭皮迎戰。如果太平洋戰爭發生在今天，那麼美軍聯席會議可能會提出十幾個方案，然後每年換一次戰略。

眾所周知，以色列軍隊以閃電戰而見稱於世，例如 1967 年的六日戰爭、1973 年為期 20 日的贖罪日戰爭、1976 年歷時 90 分鐘的偷襲安特比。一九四八年五個阿拉伯國家聯合進攻以色列，誓言要將猶太人趕入海洋，後來成為以色列總理的梅爾夫人（Golda Meir）前往美國尋求援助，她在芝加哥的演講中說：「我們沒有其他朋友，在巴勒斯坦我們別無選擇。」好一句「沒有朋友、沒有選擇！」

1970 年未來學家杜利佛（Alvin Toffler）在《未來衝擊》一書中提出「過度選擇」（Over choice）這概念，顧名思義，過度選擇令人眼花繚亂。2009 年心理學家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出版了《選擇的悖論：為什麼更多是更少？》一書，指出了太多

選擇反而會妨礙人作出正確的選擇。面對太多資源、太多機會、太多選擇的時候，你可能會舉棋不定、反反覆覆、以為前面還有更好的選擇。這種說法是有實驗證據支持的，在 2000 年的一項心理學實驗中，一群受測試者有六種果醬可供選擇，另一組有 24 種果醬，結果只有六種選擇的人比有更多選擇的人更傾向於購買果醬，前者的購買意願是後者的十倍。此外，在某個哥倫比亞大學主導的實驗中，一群受測試者有兩項退休金計劃可供選擇，另一組有 59 個選項，結果，在第一組 75%選定了其中一個退休金計劃，而第二組只有 60%。

還有兩個自己經歷的例子：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曾經有位女同學對我訴苦，她說從前有很多男生追求她，但那時候她嫌三嫌四，不想太快決定終身大事，到頭來接近 30 歲還是形單影隻。另一個例子是：很久以前，我用手動打字機讚寫文章，那時候通常經過兩輪修改，論文已經準備就緒。今天人們可以在電腦上使用文字處理器無休止地編輯同一個文稿，結果，由於過度編輯，往往人們無法準時交貨。

美國是擁有龐大資源的超級大國，但太多機會和太多選擇，卻往往令人舉棋不定、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當。試想像，如果當年小布殊將派往伊拉克的 35 萬美軍調到阿富汗，將塔拉班重重包圍，現在阿富汗的局勢可能大大改觀。

施瓦茨的建議和馬爾卡西亞剛剛相反：「只是考慮有限的選擇，然後在當中選擇較好的首選，而不是追尋完美的方案。」較少選擇，甚至沒有選擇，可能就是最好的選擇！

無論如何，我衷心希望《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對話》的預測是錯誤的，我不希望世界上會有第二個好像馬拉拉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2021 年 7 月 15 日

原載於《同路人》

[更多資訊](#)